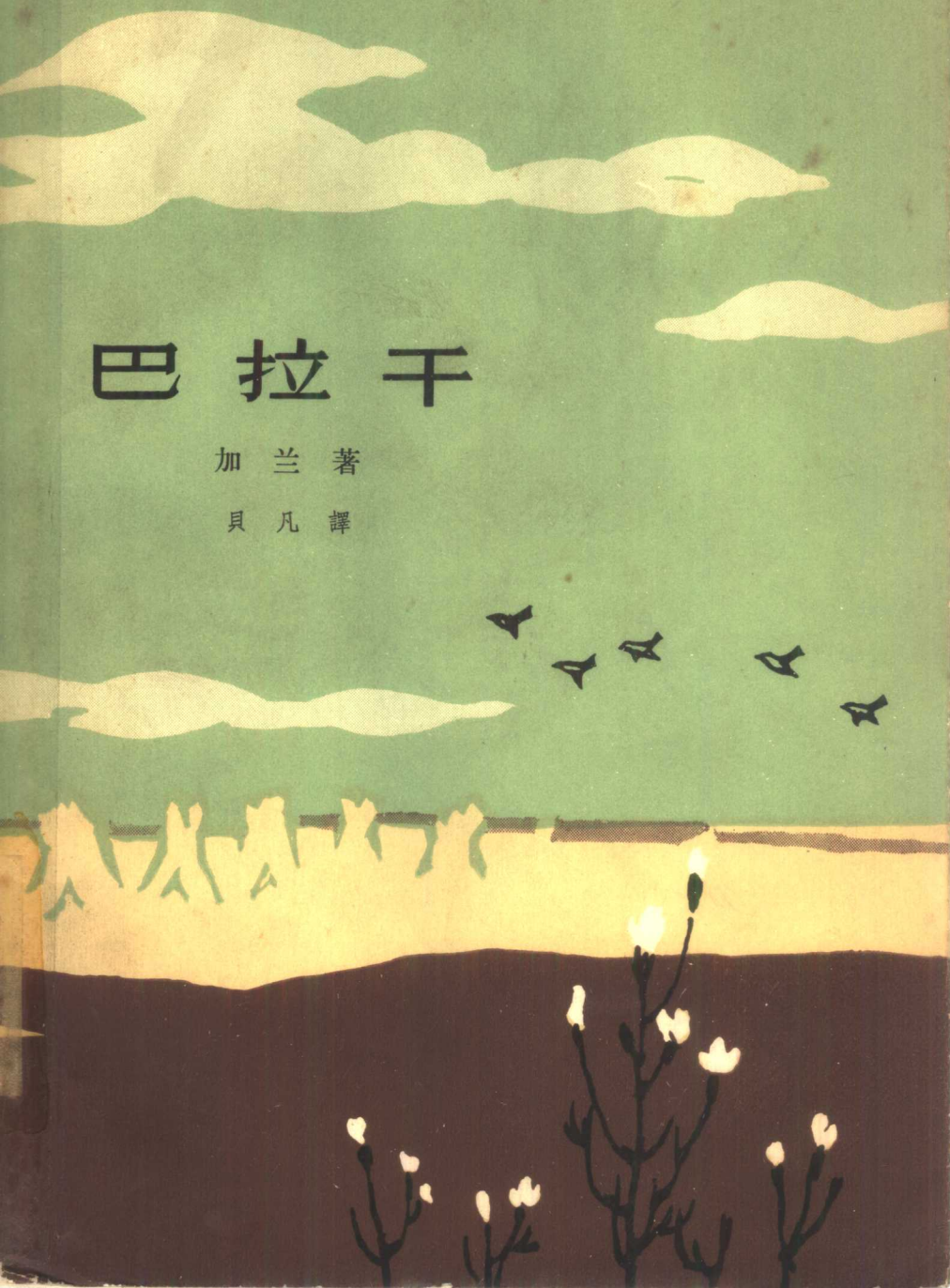


巴拉干

加 兰 著

貝 凡 譯





巴 拉 干

〔罗马尼亚〕加 兰 著

貝 凡 譯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六五年·北京

封面画：张守义

巴 拉 干

书号 1819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320 号)

字数 313,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4 插页 2

1965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1965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 (3) 1.30 元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还得等很久嗎？”

沒有回答。

口紅的小圓頭兒在年輕姑娘的嘴唇上停了一下，接着又来回移动起来，好象是要赶紧抓回耽誤了的时间似的。

“她大概是个聾子，”安东·菲利浦想，于是从皮包里拿出一份杂志。

女秘书等着他再問。但是，她发觉他舒舒服服地坐在沙发上，埋头看起杂志来，便偷偷地看了他一眼：在打开的杂志后面，露出一个年輕、端方的前額，由于謝頂太早，显得有些过寬。他的头发是浅栗色的，接近金黃。

“他的眼睛是藍的还是黑的呢？”好奇的女秘书心里想。“他在我这办公室里已經呆了一个多钟头，可我竟一点儿都沒有注意到！”

菲利浦的衣着使她感觉别扭：鞋袜、外衣和衬衫，都是配給品。領子敞着，沒有系領帶。

菲利浦根本沒理会有人在端詳他，仍然很快地、聚精会神地看着杂志，象开夜車准备考試的学生那样，一字一字地小声讀着，还时时用鉛笔在上面划出重点。

“簡直是个傻瓜，”年輕姑娘心里說。她对他下了这个断語，

撇了一下嘴，接着又拿起粉扑，对着鏡子拍起粉来。

过了一个小时，也許是两个小时，房門嘎地一声开了：一个矮个子推开門，象抱柴禾似地抱着一堆文件，走进办公室。他先在門口停了一下，象从前的普魯士擲彈兵那样，急剧地点一下头，向客人致意，然后歪扭着身子大跨三步，用肩膀猛地拱开隔壁房間的門，走进去了。

菲利浦弄得莫名其妙，他合上正在閱讀的杂志，站起身来。

“这位不是克里斯泰斯庫同志嗎？”

“是他，”女秘书微笑着回答。她显然对“傻瓜”的失望神情很开心，溫和而非常直率地解释說：

“是他……不过在这个时候，他不按鈴我就不能进去，所以也不能通知他……”

她突然停下来，因为不知道往下說什么好，是說“您急于要見他”好，还是說“您請求他接見”。

菲利浦一点儿沒有显出不快或者不耐煩的样子，他把杂志和鉛笔放进皮包，站在那里好象在想什么。

“这要等多久？我不是自己要来的，我原来在外省，是他們叫我来的……”

“我不知道跟您怎么說才好，亲爱的同志，”她特別加重了亲爱的同志这几个字。“我想他今天不会接見您了。您可以明天再来試試……或者最好是星期四……喂，同志，慢着！这可不行！你这个人，你不能……”

沒等她說完，“傻瓜”已經跨进了克里斯泰斯庫的办公室。

“哎呀！这个人也太冒失啦！”女秘书叹了一口气，可是她並沒有离开自己的座位。

象身材矮小的人常有的那样，克里斯泰斯庫坐着的风度和站着的时候完全不同。他那額头突起的大脑袋，龙睛魚似的两眼，刚刮过胡子、两腮青到眼窩的圓脸，都使人觉得办公桌后面坐着的是一个身材魁梧的大汉，即使不够威风凛凛，至少也可以說派头十足。

菲利浦突然出現在門口，使克里斯泰斯庫不觉一怔，同时表现出明显的不滿。

“你？……”

克里斯泰斯庫头发燙得弯弯的，梳得油亮，当中夹杂着一縷白头发，显得很庄重。菲利浦微笑了一下，因为在他看来，一个男人不怕別人耻笑做出这样奇特的女人打扮，簡直是荒唐极了。

他慢慢地走上前去，把一份迭成四折的文件放在办公桌上。

“我是奉紧急命令前来农管总局^①見杜馬同志的……”

“杜馬同志現在不在布加勒斯特。”

“我知道，但是我听說您代理他的工作。我叫安东·菲利浦。”

克里斯泰斯庫极其勉强地隔着桌子伸出手，指了指一把椅子，那手軟綿綿的，仿佛每个关节都要散了似的。菲利浦随着坐下去，然后把那份文件打开。

这是农管总局給克拉約瓦的安东·菲利浦的調令，写的是：

你自一九四八年六月十七日調至农管总局，希速来布加勒斯特本局……

① 国营农場和农业机器站管理总局的簡称。

克里斯泰斯庫噴了一聲，表示責怪，然後一句一頓地計算起來：

“七月，一個月，八月，兩個月，九月，三個月！……親愛的同志，你來得有點兒晚了，差兩天整整三個月……”

“親愛的同志！”幾分鐘以前，菲利浦已經聽到過這樣的稱呼，那是克里斯泰斯庫的女秘書用同樣的腔調說出來的，聲音很高，象是嚴父和監護人的口吻。他盡力壓住怒火，解釋說：

“調令由農管總局發出來才一個星期，那個蓋了郵戳的信封我還保存着呢。我認為這種拖延沒有別的理由，不是農管總局不需要幹部，就是……”

“什麼！”克里斯泰斯庫叫了一聲，同時使勁晃了一下腦袋，表示反對這種毫無根據的推斷。

“……就是農管總局的領導不重視某些幹部的任命，也可能是……”

克里斯泰斯庫打斷他的話，

“好吧，同志，你既然來了，我們就歡迎。請你告訴我，我能為你作些什麼。”

“首先，我覺得我應該知道派我到哪裏去，要我擔任什麼工作。”

“等一下……”

克里斯泰斯庫用食指按了一下辦公桌角上的按鈕，女秘書立刻出現在門口，手裡拿著一本記事簿。

“克拉麗小姐，請你把菲利浦同志——安東·維·菲利浦的人事卡片給我拿來。”

女秘書一邊在本子上記着這個名字，一邊走出辦公室。

菲利浦兩手扶着膝蓋，低頭望着地毯和鑲木地板……

“其次，”屋門刚一关上，菲利浦就抬起头來說，“應該了解一下您的信件究竟是在什么地方、由于誰的过錯和出于什么原因耽誤了这么久。”

“你又提起这个問題来啦！”克里斯泰斯庫笑了一下，但随后就以严肃的口吻說，“我已經記在本子上了。你以为这是第一次嗎？……”

“正是因为这样，才應該追查明白。是不是？……”但是，菲利浦觉得克里斯泰斯庫不爱談这个問題，所以又把眼睛盯在地毯的阿拉伯式图案上。

烫着头发的女秘书又出現在門口，他們两人誰也沒有說話。她飞快地念着本子上的潦草記錄。

“安东·維·菲利浦同志已由总局調往雅洛米察县，提升为萊斯派奇农場場长。您要知道的就是这些吧？”

“对，謝謝。”

克里斯泰斯庫眼看着年輕姑娘步态輕盈地走去，然后突然显出高兴的样子，轉向菲利浦說：

“这么說，你同意啦？你要先到县城克拉拉希，再从那儿去萊斯派奇。在萊斯派奇补发你应領的工資和調职津貼，結算旅費等等。”

“我應該做的就是这些嗎？”

克里斯泰斯庫脸上的每条皺紋都明显地表现出他的不滿、窘困和不耐煩。

“我亲爱的同志，至于你的工作細节，等你到了那里以后可以就地自己决定……当然，要同我們的地方組織密切合作。”

“那么，您当初为什么不在信里就把这些情况告訴我呢？那样，我就可以直接到雅洛米察县去了。”

“請您不要發火，親愛的同志。不是我叫你到這里來的，是杜馬讓你來的。至于為什麼，我一點兒也不知道。我嗎，我不過是杜馬同志的‘代理’。我不了解萊斯派奇農場的情況，也不知道他們為什麼要派你到那兒去，更不知道叫你接替誰……總之，你想知道的一切，我一概不知道。現在，你要我怎麼辦呢？”

克里斯泰斯庫在說這番話時，特意把語氣弄得很生硬，甚至粗魯。他本以為菲利浦會嚴厲地反駁他，或者把門一摔就走。但是，事情完全出乎他的意料，對方把椅子拉到辦公桌跟前，把臂肘支在一堆放得很亂的文件上，心平氣和地說：

“克里斯泰斯庫同志，爭吵是沒有什麼用的。我雖然到這里扑了個空，可是至少希望不空手離去。比如說，您可以在這方面給我些幫助。”

他停了一會兒，用指甲摳着一個卷宗上的標籤，然後明確說出了自己的想法：

“您曾經任命過一些場長，考察過他們的工作，十分了解他們在我所要處的環境中遇到過什麼挫折……請把這方面的情況跟我談一談……我應該注意些什麼？開頭應該怎样做才好？到農場去以前應該看些什麼材料才不至于顯得外行？要看些什麼書、小冊子和文章？有這方面的參考資料嗎？我能不能弄到一份？”

克里斯泰斯庫高舉起兩臂，好象是說這種要求太過分了：

“參——考——資——料！……你以為有了這個，就可以搖身一變，成為農業專家嗎？……這不是變戲法！……你原來是這樣想的，嗯？”

他聳了聳肩，然後伏在辦公桌上，用他的金魚眼睛死盯着菲利浦的眼睛。

“你是什么文化程度，同志？上过什么学校，有什么专业和特长？”

“我本来是冶金工人。念到小学四年级，又上了两年职业学校。一个当时的那种……学校……后来，我离开工厂，被派到经济检查局工作。”

“亲爱的同志，经济检查局可不是学校，”克里斯泰斯庫用教训的口气说，“不过，你至少有机会在那里管一些农业问题吧？”

“我恰好没有管过，不过在那里也还学到了一些东西。”

克里斯泰斯庫往圈椅上一靠，注意地望着他，就象盯着一只奇怪的小虫。

“就是这些么！……”

“对，差不多就是这些。我还进过三个星期的党校，去年又上过两个月的夜校。在我离开布加勒斯特到了克拉约瓦以后，就把这些都放下了。”他看到对方没有回答，就随便补充了一句：“我就是在克拉约瓦经济检查局工作的……”

克里斯泰斯庫坐直身子，把两肘支在办公桌上。

“啊，很明显……你已经习惯于接受指示和利用参考资料了！……我很抱歉，叫你失望了。但是在农业方面，亲爱的同志，是不大依靠这些东西的。一个农场的场长应该事事自己想办法，按照自己的见解行事。”

菲利浦没有作声，克里斯泰斯庫以为对方默认了自己的意见。他用手帕捂住嘴，轻咳了两声，然后以盛情难却的神气，极其详细地介绍起来。

菲利浦从衣袋里掏出一个日记本，放在膝盖上记着。

他在一页的开头写道：“到旧书店买一本菲利普斯庫的《农业大全》”。又在书名下面划了一条曲线，为的是记住克里斯泰

斯庫在介紹这本书时所說的話：“滿紙荒唐言，尽是胡說八道，而且由于你对这方面完全无知……”

往下，有很長時間他感覺沒什麼可記的。

克里斯泰斯庫談到農業方面的一個“難題”。他講得前言不搭後語，駱唇不對馬嘴，因而儘管菲利浦提出了一些問題，他也自以為是地做了一些空洞的回答，可是問題卻變得更加糊塗和難於理解了。

一刻鐘以後，克里斯泰斯庫才算住了嘴。他只補充了這麼一句：

“你知道這個‘難題’是怎么回事了吧？”

“不錯，是的，”菲利浦低聲說，“這是一堆只有開刀才能解決的複雜問題。”

“啊！……完全正確，不過，仍然要……”

菲利浦當然知道，在這方面並不需要他所說的開刀（況且克里斯泰斯庫已經聲明，準備撤回“難題”這個不正確的說法，承認用語不當是“他的錯誤”），也就是說不需要用手術刀或其他什麼刀，而只是要求對農業的實際條件進行詳細的研究，因為他非常清楚，農業這個字眼含意複雜：“土地——氣候——人！”一層比一層複雜。

耗費了一小時的功夫，菲利浦只在他的筆記本上記下了這樣一些話：

到舊書店買一本菲利浦斯庫的《農業大全》。

我們將從一九四九年開始實行農業計劃。

按照克里斯泰斯庫的意見，農業不可能按計劃工作！

克里斯泰斯庫認為，農管總局首先應該定出虧損計劃。

同樣地，在畜牧業方面，要定出牲畜死亡計劃。

克里斯泰斯庫认为，杜馬是一个冒险人物，因为他把重要任务完全交給了一些不懂农业的外行。

克里斯泰斯庫认为，农管总局由杜馬这样的冒险人物领导，将来必然垮台。

克里斯泰斯庫惶惶不安，唯恐坐牢，怕农管总局完不成一九四九年的计划。

稍往下面一点，他写出了結語，下面还画了两道綫：

要和杜馬取得联系。克里斯泰斯庫不是个坏蛋又是个什么呢？

菲利浦最后打了一个問号，就把本子合上，装进了衣袋，然后站起来，他的两颊有点发紅。

“我遺憾的是沒有見到杜馬同志，”他毫不客气地說，“叹气，心煩……都沒有用处。再見，同志。”

克里斯泰斯庫不禁目瞪口呆，这是他没有預料到的收場。在这以前，菲利浦細心記着筆記，专心听着他的講話。克里斯泰斯庫終于明白过来，他从圈椅上跳起来，尽力不让下巴顫动，手指着門，气吁吁地好不容易才說出：

“傲慢无礼，同志……这沒有用处！……你……你可以走啦！”

他又坐回自己的座位上，一把拉过来一堆文件，眼睛直勾勾地倒看着一大栏数字。由于匆忙，他把文件放倒了；但是他觉得，当着一个人对他如此冒犯的人立即把文件正过来，只会遭到嘲笑，更有損自己的尊严。菲利浦站在門口，不管克里斯泰斯庫是不是听见，又說了一句：

“再見！”

克里斯泰斯庫竭力辨認着一个象是“7”字的倒“2”，同时

等待着关門的声音。等着……等着……直到他再也忍耐不下去的时候，才抬起头来。

但是菲利浦已經离开了办公室。菲利浦搖晃着他的皮包，向女秘书和那些坐在沙发上等候接見的人彬彬有礼地致意以后，便从容不迫地走了。

克里斯泰斯庫好象刚刚跑到終点，呼呼直喘，把一只胳膊伸向办公桌角，按了两长声电鈴。

“叫人給我拿一大杯咖啡来，不要加糖！”他粗声粗气地命令說。

克拉丽小姐一看就明白了。她回到前厅，不自然地笑了一下說：

“克里斯泰斯庫同志請大家原諒，他奉命要赶紧到部里去。大家明天再来吧……”

然后，她神气十足地去要了两杯咖啡：一杯不加糖的，一杯加糖的。

二

“先生，請問农管局在哪儿？”

“你問什么？”

“您知道农管局在哪儿嗎？”

“农管局？从来沒听說过！大概您問的是河运公司吧？”

“不，不。从前叫做 R. E. A. Z. I. M. 的。”

“列亚吉迪姆^①！知道！原来設在医院里……是为荣軍……

^① R. E. A. Z. I. M. 的誤讀。

沒手、沒腳、沒腿的人設立的……四六年就撤銷了。”

“不是的……我說的是農管局，我找的是國營農場和農業機器站管理局。”

“也許有，不過克拉拉希沒有這麼個機關。我是本地人，你想想看……”

“好吧，謝謝您……我到別處再打聽打聽……”

“你去試試吧！……”

菲利浦已經在克拉拉希與波恰河平行的三條主要大街上瞎跑了兩個多鐘頭。他一会儿跑到這條街上，一会儿又跑到另一條街上。他到處打聽，怎麼也沒打聽到縣農管局的地址。他的那只核桃皮色的膠合板手提箱把他的胳膊都累酸了。棱角已經磨破了的手提箱又窄又長，活象一口小棺材。他每走十來米，就換一次手，可是又細又窄的金屬提手，仍然把他那已經勒腫了的手掌勒得越來越疼。

起初，他覺得這樣遊逛倒滿有意思，而現在，他簡直要氣瘋了。

他打定主意到縣政府去。“如果那里還沒有人知道農管局在什麼地方……哼！”他帶着威脅的樣子，自言自語地說……但是，他不知道到底該怎麼辦。

一個警察回答了他的詢問。菲利浦象所有初到陌生城市的人一樣，踟躕在街心，朝着縣政府走去。走了大約一百米遠，就不得不踏上人行道。一台拖拉機發出吱吱的笛聲，拉着一輛滿載青菜、箱子和麻袋的拖車馳來。菲利浦躲進旁邊的一條小巷里避灰塵，用疲憊的眼光望着拖拉機駛過去。突然他看到拖車號碼上邊挂着的一塊牌子，寫着：“農管局——雅洛米察縣克林卡什國營農場”。于是他打起精神，拿出全副力量，朝着拖拉機追

了上去，当他追到克拉拉希市場前面的广场时，浑身都被汗湿透了。

进入市場，要穿过一道又长又深的門洞，門洞里乱七八糟地摆着一些旧貨攤子。菲利浦急急忙忙繞过貨攤，来到市場中心；他立即钻进一群人当中，淹沒在里面了；这群人围着克林卡什农場的拖拉机吵吵嚷嚷，乱作一团。

人們正忙忙乱乱地从拖車上卸貨。四个身强力壮的搬运工人，光着膀子，尽最大力气背起或者夹起他們能够弄得动的东西，飞也似地向出口跑去。周围一片喊叫、呼嘯、笑鬧和謾罵的声音。

“哎，小販子，你要把貨物弄到哪儿去呀？”有人在菲利浦耳边喊道。“你們还有脸沒有？……又該叫警察来抓你們了！这些东西都应该按官价在这里出售！”

“那小子，他嚷嚷什么，拿警察吓唬誰？”另一个人也和这个人一样怒声怒气地反問。“怎么着？难道不許給自己家里买吃的东西嗎？”

“先生們，同志們！不能讓他們这样，揪住他們，給他們的脖子上插一块牌子，叫他們游街！”

“你們看，那个大个子脚夫背那么多！他可倒真能扛！”

“人民代表在哪儿？經濟检查局的人哪儿去了？警察！警察！”

“別这样喊叫了，这对你沒有好处，老大爷，”一个溫和的声音，直接从菲利浦身后传过来。“警察，警察会命令他們把东西卖给企业食堂，我們还是什么也撈不着。現在这样，至少我們还能买着点儿。”

撞到菲利浦的手提箱的人，有的停下来罵几句，有的站住說声对不起。还有些人向他提出了各式各样的問題。有些人想听听他的意見，另一些人要跟他談談自己的看法。想买东西的，不想买东西的，都往拖車跟前湊，这个用手摸摸白菜，那个用指甲掐掐馬鈴薯，然后再跟到商店的門口，或者尾随扛貨的搬运工人走去。

那四个高大的汉子，一句話不說，弯腰馱着貨，什么也不管，橫冲直撞，碰到誰撞誰。他們走上人行道，把东西放在不远的地方，紧跟着又气喘吁吁地回去再扛。这时候，有一个大胖子站在拖車車廂里忙碌着，他光着脚，戴着一頂破帽子，帽檐耷拉下来遮着脸。他每动一下，他那又髒又重的油亮亮的厚法兰絨上衣，就象一口钟罩在他身上似的摆动一下。他正往下卸鸡。他拔掉籠子上的两根別棍儿，抓住小鸡，一只一只地掂着，把爪子捆起来，然后帶着舍不得的样子遞給一个穿綢衬衫的小伙子。小伙子不慌不忙，一只一只地把鸡拎进一家商店。喜欢吃鸡的人，立即連挤帶罵地在这家商店門口排成了六十多人的一字长蛇陣。这两个人慢慢騰騰，眼看着全車的貨都快卸完了，他們还没有把二十几只鸡全部送到店里去。菲利浦不用向人打听，就从旁边几个爱說話的人嘴里知道了原委。那个穿法兰絨上衣的是个买卖人，是“貨主”，名叫馬塔什·札蒂克。这个油头粉面的小伙子是他的儿子。他們不願意在克拉拉希出售自己的貨物，因为他們在布加勒斯特有“門路”。

不久前还是經濟检查局監察員的菲利浦，看到这种情况，觉得太不象話了。他向这个人打听打听，又向那个人問問，好不容易才知道現在唯一有权处理这批貨物的，就是那个黑头发的高个子。这个人笑嘻嘻地站在旁边的一棵树下，斜叼着烟卷，誰也

沒注意他。有人說他是“監察員”，也有人說他是“人民代表”。

“你怎么不采取措施制止呢？”菲利浦指責他說。

这个人惊奇地打量了他一下，撇了撇嘴，帶着輕蔑和討厭的樣子，說：

“你要我怎么样？”

“這些都應該按官價就地出售。你为什么不尽你的职责？”

“哦，这个嘛！……”

他踩灭了烟头。

“你，”他懶洋洋地搖擺着身子，拉長聲音說，“你尽你自己的职责去吧，哼……我的事……由我自己負責！”他好像被絆了一下似的猛地跳过来，抓住菲利浦的衣領。“你想要我怎么样？”他不耐煩地、象个醉汉那样吃力地說，“国家看誰好就賣給誰……我，沒法跟国家爭執。我不是部長，我，只是……”他作了一个表示厌恶的手勢，用食指指了指拖車號碼上邊挂着的那塊写着“农管局——雅洛米察县克林卡什国营农場”的牌子。

这个高个子趁菲利浦发楞的当儿离开了，他好像要走向出口，又象要往对面走去，最后钻入人群里不見了。

菲利浦怒目四望。这个时候，克拉拉希的市場上除了一些家庭主妇，还有上百个同一类的男人跑来跑去，乱叫乱挤。他們都是在碼頭、船上長大的，沒有一定职业，当然什么營生都干过：賣破爛兒呀，跑合拉絳呀，当馬販子呀，甚至还有当过差的。現在，他們一心想發財，就結帮成伙，不管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什么东西都想販賣。他們叫嚷吵鬧，決不是反对札蒂克。他們每个人都有个如意小算盘，希望从札蒂克那里买到一些称心的东西，所以一点也不敢輕視札蒂克。

拖拉机手正收拾風扇輪上的皮帶，周圍站着一群看熱鬧